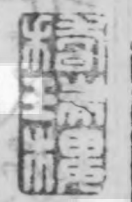




赤城集卷之十五



雪巢記

尤袤



吳興林君景思寓居天台城西之蕭寺破屋數椽不庇風雨榜其燕坐之室曰雪巢日哦詩於其間客有問君所以名巢之意君曰天下四時之佳景宜莫如雪而幻化變滅之速亦無甚於雪者方其凝寒立水夜氣顛竄紛紛皓皓萬里一色瑤臺銀闕亦現於俄頃間然朝陽暎暎則

向之所覩蕩然滅沒而不留矣自吾來居天台
時王公貴人比里而相望朱門甲第擊鍾而鼎
食童顏稚齒群聚而嬉戲今未二十年其昔之
貴者則已死向之富者或已貧而往之少者悉
已老回視二十年直俄頃爾其幻化變滅之速
不猶愈於雪乎知其非堅實也於其俄頃起滅
之中乃復顛冥於利害交戰於寵辱汨汨至於
老死而不自知非惑歟今吾以是名吾巢且將

視其虛以存吾心視其白以見吾性視其清以
勵吾節視其幻以觀吾生則知少壯之不足恃
富貴之不足慕貧與賤者不足以為戚非特以
此自警而且以警言夫世之人使凡游吾之巢者
躁者可使靜險者可使平而汚者可使之潔不
亦休乎余聞而嘆曰浩哉斯巢雖方丈之地其
視廣廈萬間而不與易也夫樂莫樂於富貴憂
莫憂於貧賤然有馬千駟不如西山之餓夫紆

朱懷金不如陋巷之瓢飲孰知乎匹夫之樂有
賢於王公大人之憂畏也哉世之附炎之徒方
思炙手權門焦頭爛額而不悔求而不得則躁
得而患失則戚戚與躁相乘則心火內焚日夜
焦灼聞君之風亦可少媿矣君少嘗從高僧問
祖師西來意又於方士得養生術其清玉潔其
真竹裂其窮不堪忍而其樂侃侃然余東天台
始識君一見如平生歡時方困郡事卒卒無頃

史間每從君語輒爽然自失顧視鞭朴滿前牒
訴盈几便欲捨去今得歸休林泉之下每一思
君發於夢想則雪巢之境恍然在吾目園中矣
因述君之說使書于其壁以為之記

香遠堂記

趙師夏

昔我大父宗卿隨蹕而仕南方再轉而丞茲邑
蓋紹興之丙辰也今幾百年昔之故老遺民無
有在者而階序垣墉亦非其舊獨所植醪醑在

聽事便坐之左猶無恙也其子若孫培植愛護
轉相告語曰是皆趙公宗卿之手澤其勿廢諸
而官于是者不知更幾人矣亦皆知民之意恃
臣不伐嗚呼可謂盛矣今縣丞趙公因人之情
追跡其所由始益加扶植表而出之名其燕息
之堂曰香遠蓋取老坡酴醿詩無風香自遠之
句而命師夏記之師夏竊惟人之仕於州縣豈
不願有以在民者哉而得民者益寡也得平民

矣而能久者又寡也長篇短詠浮詞綺語播為
謠誦偏於津亭未幾而蕩若風烟漫無遺跡而
以怨詈繼之矣磨石龔碑稱誦誇詡以紀德政
玉軸錦標散入侯門未幾而薦柱支墻斷棄弗
顧而以非笑繼之矣圖形肖像托身佛老晨香
莫燈飲食必祝號曰生祠未幾而塵罩鼠傷色
沉嘉蝕人皆忘其姓名矣是何也顧此弱枝柔
條非有吏卒之呵護法令之禁禦稍失顧盼芥

柯及之而本根拔矣乃能至於百年之久乎此
又何也然後知實德在人非智力之可取人心
所係亦不以歲月而有異而人之有恃乎物與
物之有恃乎人其効固殊也今吾贊府之名堂
豈不足以有警世者哉雖然今贊府以儒學發
身以經術從政不皎皎以為明而人自不能欺
不孳孳以為義而人無得而議寬厚慈良視民
如子敲扑榜笞審而後發而必寓以不忍之意

歲大侵郡檄視田公盡歷徑術皆以實聞上為
之蠲租發廩獨最他郡又為緩征弛禁以來芴
郡之米於是商船合集民忘其饑皆公之惠也
繼自子今民之有其生而能有子及孫者不知
其幾千人矣而在人之心宜莫可測則是花見
愛於人而迎風浥露吾知其又有百年之壽矣
後之有繼公之志行公之事則花之壽又不知
其有幾而我先公之流芳因有托無窮也記其

敢辭公名彥珽字廷玉師夏宗藩諸父行也

東嶽書房記

周端朝

地靈境勝為燕間之館圖書橫列昔人所謂天下至樂終日九案者也然則學道者亦樂此乎孟子有言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因書而得其人因人而得其世所樂在是世豈遂遠哉曩茲道淳熙閒異才輩起其大者蓋已接紹宗元振擢光燄或統紀自命前無古人

雖不得於時猶能激議論之波瀾暢文章之氣脉也松山二丁君好學喜事家有海山竒詭之觀諸公間多過焉極譚浩歌博神鬼而變風霆若其抽架而資諷誅題紙而寄吟哦歷歷尚可想見累十年英淪哲謝徃時議論風節凋靡如絲雖其文章亦纖嗇而弗騁後生思見前輩如遂古之世也子植而嗜書唯諸父遺汝是念作東嶽書房而誦讀其中夫書在則前輩風烈尚

未亡固春齊暉而秋合照也而子植得以朝夕
涵咏於斯可樂也已抑余聞之世盖有蟬蛻塵
垢醒飲簡編者矣雖然其書具焉物情世故網
挈手目從淺深有則廣密有度凡事之條理不可
越也其所歸宿無不驗也世盖有棲身事役委
迹周流者矣雖然其書具焉隨事偶變賓敬主
肅混混而整芸芸而根其油然以光者不可沒
也其悠然以長者不可過也盖施止悟合時事

萬殊如環無窮而書無不具也在人常自體之
而已今子植嘗仕於時親逢施止悟合之異以
書為我而退求其心其追省前賢出處語默之
際宜多有慨然於中者歟况其施而不止合而
不悟其事又有大於今者歟松山之園池館增
修臨望增闢幽泉故井吐芳而効潔壽藤繁蔦
含淑而嘘清詩人墨客掇藻而裁冰金石相宣
東南有園稱丁氏而東嶽有書房則自子植所

以承其先焉子植無嗜好之流而有深湛之思
園雖華其心何往非寄也書房寄也其書非寄
也

康吉堂記

吳子良

侍郎王公榜林君詠道之堂曰康吉林君死餘
十載士大夫猶喜道之聯篇續詠堂之光輝如
新而林君殆不死也吳子曰世之營屋室以求
安身者衆矣計其宏傑詭麗百倍此堂者又衆

矣蕩然而丘墟蔚然而荆棘者相望也不為丘
墟荆棘則頽檐敗棟風掀雨摧行路為之太息
也夫興壞世之必有而悲喜異焉豈固以屋室
也哉人之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義理之萌裊
如一綫亡而存絕而續也智力所到烟雲排空
存而亡續而絕也林君死於布衣無寸爵以自
援智力微矣余友其子逢吉而間過其堂則環
顧皆書也書者義理之會也聖賢淵微古今謨

憲進而範俗退而提身取之書沛如也林君之
所以遺逢吉亦逢吉之所以遺其後也余不識
林君而攷諸鄉論信儒者已今逢吉又傳而詢
古約而通今冲實內充章采外炫此義理之傳
書之澤也夫心恬於義理之謂康不必其身之
老壽家裕於義理之謂吉不必其後之顯榮世
以智力而林君以義理此悲喜之所以異而屋
室之興壞不足論也雖然義理一而書萬殊毫

釐之際逢吉盡心焉予以訂家學之源流正後
來之趨向使義理愈傳而喜道斯堂者餘百載
而未厭林君終不死矣林君名師歲逢吉名表
民

畫美亭記

張景脩

仙居邑之美者也而一山盡焉福應山之美者
也而一亭盡焉畫美亭者非盡一山之謂盡一
邑之謂也朝奉大夫龐公倅台之二年季按屬

邑轍環七百餘里可謂勞天然至於仙居福應
則徘徊四覽嘯味終日欣然忘歸信乎美哉一
日謂景脩曰昔朱超石云登北邙遠眺則衆美
都盡予於此山見之矣山距城二里崢嶸獨秀
浮圖居其上而亭居浮圖之南余名之曰盡美
焉子為予記之景脩曰唯唯雖然公之意豈有
窮也不遺一景一物蕪收而並采猶東西之不
可相無邑之括蒼童甫紫潭青羌皆峯巒險絕

岩洞環恠而溪流森然烟雲晦冥鷗鷺出沒平
波魚唱斷壠樵歸有騷人畫史不能工也夫豈
易名哉邑令劉君襲明雅為公知圖序以告於
是又知福應山者皇祐間令樞密直學士陳公
述古名之也陳公賢先正勸學文垂於世踰四
十年公實作是亭公賢宰相子人門冠代不驕
富貴而意乃在乎山水之間愚將見其美不專
於竹石花木風晴雨雪之際而在乎學者之材

也噫美於是盡矣

種德庵記

葉適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瑣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弔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五星先人手所

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于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為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為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先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

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毫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為益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得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昇疾走轡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為其厚不為

其薄治於己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吝皆所以種而不敢毀也朝種暮獲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獲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獲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冲漠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

雲海觀記

王綽

丹丘列仙之所萃自昔有道術者多居焉歲在

丁酉松山下君少雲始即其所居之南依山之
址闢而為園遠近蔽虧高下輝映回還委折而
曰堂曰亭曰臺曰榭曰林曰坡曰窩曰谷無慮
二十餘許意匠剪裁各成面勢然已具載於雪
巢林景思之賦詠矣至於一日千里偉然有奇
詭特異之觀可以拒高明排埃壒使人徘徊顧
恋而不能去則自小垂虹而入跨蓮蕩不知其
幾何畝有堂歸平其上而曰芙蓉此尤雪巢之

所長吟而永歌者蓋烟霞之吞吐雲氣之開斂
日光之出沒野色之濃淡隱几而望有若道家
燈謂海上之三神山也相與隱約拱揖於有無
冥漠之間龍川陳公補自永康一見輒心可每
與少雲少詹擊節抵掌譚王說霸窮日竟夜而
不知倦間舉酒以屬少雲自李謫仙死世無奇
士誰能騎長鯨駕大鵬徜徉恣肆以與之為沆
漭汗漫之遊乎時庚子距今五十有二年矣子

植倦遊來歸遐想舊事因芙蓉之故址敞為傑
閣高軼霄漢既成而以雲海觀目之蓋取坡公
玉霄雲海之詞以足先世之所未為者夫紉隳
緝墜使不一失夫前人之遺固非世其家者不
能不惟曰世其家而斥大其所已成規恢其所
未備西自秋堂廣袤開拓伐蓬蘞列花卉極水
石林麓之盛葱蒨茂蔚對蒙泉精舍殆若異境
且旁築客館數十楹東由松嶺度橫杓泐緣夷

猶上下壠坂有幽泉溢出灑灑碎石間循其右
以上挹蓬萊雲氣若几按間物而又於東北之
隅揭為此觀是豈不足以弘先志侈後觀哉子
植既集友朋以樂之且曰觀天地之大覽山海
之勝吾何敢於自曠亦聊以憇其馳驟焉爾友
朋悉詞請曰往者之屈來者之伸此易所貴乎
隨時之義又奚必勤計慮於一出入息之間耶
雖然巨浪喧怒迅風橫瀆回轡轉權則即有泊

岸遵途之捷矣故進而競於物也詳不若退而
反於已也約此惟有道者知之子植其不講於
道乎子植名木

藥園小畫記

謝及

右藥園小畫一卷作雲林室廬人物草木鳥獸
及先世既無盈餘且漂流轉徙不能治生產久
為祠官俸入至薄居不敢近州縣食不敢飽梁
肉於窮僻處人棄我取粗辦一廛家舍之考實

石田葺茅竹為園園辛勤十餘年根撥皆自封
植下澤欵段其來無時板輿輕軒或因分胙而
至以為草木諸菓物皆藥也恣而名之曰藥園
園陜小不足賦有僧了宗者來游寓以淡墨樹
輪相糺林木茂翬藤蘿滋蔓樓閣隱於其中靈
石寺也出苔蘚山門緩步荒徑挾平頭奴載一
壺酒貌役也垂楊夾道叢條插籬羅漢大樹映
門者園也下墩黃甘塢後浸白蓮池池上偃蓋

松紫宵諸峯羅列目下是為水芝軒蓬藿數楹
中檻靈泉館僧閑栖鹿於後有坐起更衣之房
是為挽衣寮水泉甘香隣曲汲不絕作屋陰樹
是為潤畦亭把茅蓋頭孤鶴暮入題鶴乘後望
古松百章籬內巨竹蒲坡面雙槐背三章一堂
二內榜曰斲青由堂而西上薜荔階別一小丘
最後得之地多蕙茨不絕其本乃結草庵簷以
竹瓦榜曰明珠主人或挽衣於寮或拘甕於亭

出灌諸畦或坐於堂上使童奴蘇蘭新桂酌泉
烹茶或採蓮斲藥惟意所在挾書登山山明水
清人迹斷絕聞猿啼鳥鳴而已意隨事更景與
時變而畫亦難盡也宗吳人筆迹甚可喜

松山林壑記

陳耆卿

松山林壑者丁君少雲幽棲之所也余聞丁園
名素著又以趾其園者多偉人遂益著按其所
昉於少雲者二十有五衍於子植者三十有三

大較松山其主名也而東際海西接仙源水自
西南數十折而至東北其橫豎側出如一步武
而神工隨也其倏窈忽爛如一頃刻而物候換
也其遞涼燠雜幽麗如一拱揖而四序之變交
吾前也蓋好境天吐佳趣人涉俯瞰而仰荅遠
矚而近觀萬象橫陳迥不可狀其以為幽棲則
宜雖然古所謂幽棲者未必具是也今必具是
哉夫具是心未必具是景也迺若其景具則是

心益具矣心具無景不清否則無景不俗君之
於此景也寄此清也其清非錮於幽棲者也自
其善積於身老熟於親義洽於人充其心可以
達也或不得充而可充者在則雖窮無磷况復
有不窮者邪故大而天地之周流細而魚鳥之
飛躍櫻吾目慨吾心景随心生而心不隨景以
逝是真幽棲者也非錮焉者也夫出處之義亦
大矣幽棲者處而不出者也故少雲不及仕而

子植既仕矣非可以處而不出也然則知所以處而後知所以出蓋處而不出固未礙於行義出而暫處又所以精於求志而章明之也故子植之歸也而於此允惓惓焉蓋君兄弟所從游如葉水心陳龍川正偉人之尤者皆嘗與之娑娑偃仰詠歌講誦於其間其筇影屐聲龜鷺猶能認憶也今二公已逝而清蕓館方築當有名勝豪持袂連簪盍與之共籌此心者而予以官守未能隨也子植又言山之阿幽阻面勢者尚衆規而未成者亦衆然則子植心固無盡而其景得有盡哉其心少雲之心也非錮於幽栖者也

劉阮洞記

鄭至道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於此訪於故老徃徃不知其所在此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者乃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於榛

莽莽間人跡罕及本朝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還見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跡繼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并以其景物之盛求名焉令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征開封曹求得之來遊而黃岩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宣德即知金華縣事漢之彥昭繼至焉

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沼澗而上觀淶波之漣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音清遠飄飄然猶鏘珮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澗之東有隴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縹緲隨水西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桃花隴自隴以北行數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澗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潭清徹淵澄可鑒

毛髮郡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
其深不測雖淫霖暴至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
涸此等僧見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潭潭之
南澣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者數寸可坐
以流飲自上流浮盃槃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
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群仙會飲之地也遂
名之曰會仙石擬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鼎峙
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照懸崖落花紅雨

叢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竒偉上有雙石
如縮髮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西峯則壁立千
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遂名之曰迎
陽峯其中峯則居中處尊以雙女迎陽為之輔
翼群山之翠合而有之遂名之曰合翠峯三峯
之間林麓踈廣草木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
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採芝茹朮擷翠珮芳杖履
輕而白雲隨咲語高而山谷應翛然而徃直欲

跨雙鳧御清風逍遙乎不死之鄉而不知塵境
之卑感涉世之有累也遂名之曰迷仙陽以出
至于迎陽峯之下有巨石偃于山腹廣袤數丈
寺僧曰石為址構亭於其上畫楠雕楹翬飛鳥
革前臨清泚瓦影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樽俎浮
杯之迹顧指在目遂名之曰浮杯亭是日也天
氣清明東風和暢岩端過雨踈雲漏日余與諸
君携裊蓆挈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藉

草惟興所適山叢野藪具於臨時膾靈溪之鱗
茹金庭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掛衣長松落帽幽
石帶慵則披衣履倦則跣足解巾漉酒三山自
顏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飲命尊注之一引而
盡量窮則止無鍾鼓之節也酒酣浩歌聲振林
木音無宮商惟意所發樵夫牧廝為之捫高崖
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烏知其非劉氏之
子阮氏之孫厭洞府之未廣而復為山間之遊

乎既而夕陽西傾暮烟四塞洞天風景恍若失
之於是尋雲路騁歸驂松月照人金影破碎遙
聞鷄犬乃悟人間諸君皆慷慨然而驚相顧而語
疑夫陵谷之變更而子孫之遷易也時郭彥文
立馬謂余言曰數千百年湮沒之迹自公發之
今日勝遊之樂可無文以記之乎余病夫山水
清而文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
幽趣固辭而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之實以塞來

命若夫寫難名之象發不盡之意則諸君之新
辭雅咏在焉非予所能道也

委羽洞記

謝伋

台州黃岩縣西五里有岡阜連屬草木茂密其
洞曰委羽父老相傳數十年前常有青衣童子
戲洞口居人以滓穢溷之童因忽不見紹興辛
酉今石城使君李侯端民令茲邑暇日勸課農
桑至其處始擇道士董大方主之稍給香火瓜

華之用大方以符水治疾病輒即愈邑人重之
以是二十年間堂殿門廡高明靚淨庫厨福浴
具體而有始變荆榛為勝地按大洞記甌粵之
間大海之涯地產方石真人劉奉林所居也奉
林嵩高逸士避周季世棲焉控鶴輕舉墜一大
翻人名其山曰委羽某寓居三童山鍾鼓相聞
嘗一再至及守縉雲大方遣書求文記其事復
曰我本山林主郡非好也蓋俟歸及浙右又以

書來曰公又渡浙而西矣歸期寧可以日月冀
哉且洪農寓公重道相悅欲成茲事許列銜石
上矣敢固以請乃序而為之銘銘曰 昔有仙
人邠金刀鷄犬同升記阡陌九臯聲聞至今存
上天下天曾委翺仙人一去幾千載閱世真同
駒過隙長官好事經李侯大洞主人親推擇寧
隆堂殿復一新照映林峦無夙昔寓公耆德上
清都豈有它楊畢茲石碧落侍郎寧復來葉令

飛鳥塵幾隔太乙青藜儻可尋去共研朱點周
易

赤城集卷之十五終

赤城集卷之十六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畧 陳瓘

瓘謫居台郡嘗往拜八行先生之門先生姓徐
氏名中行世為臨海人父都使公有遠識不事
生產每樂教子幼遣就學鄉校已有高聲聞安
定胡公講道蘇湖間其徒各以經轉相傳授又
使之遠游求師友淵源之學先生至京都首謁
范忠宣公一見賢之繼薦于司馬文正公公謂

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為國器必為
儒宗會福唐劉彝赴召得安定所授經館于梵
舍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
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
悟凡誦先聖書必為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
紙記錄黏于壁間以備觀省杜門却掃歲或一
出識與不識者皆知其為安定後學也祿未及
養而都使公以疾卒先生純孝天通垢面跣足

廬墓三年甘露累降躬耕以事母母老齒髮不
衰以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而無後者十
餘喪人嘉其行誼與山陽徐仲車並稱累舉進
士不第以明經教授鄉邦遠近來學者肩摩袂
屬至儼舍處之先生之所以教必自洒掃應對
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
其倫而後已故高第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
修潔台學之盛獲冠疇昔赤城羅適與先生為

莫逆交元祐間持節本路率部使者以遺逸薦
諸朝且舉代已官職其藁奏有高蹈丘園沉淪
草澤德行純茂孝悌彰聞之語先生屢書力辭
羅竟莫能奪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太
守李諤保奏全備八行事狀躬偕僚吏造其廬
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聘去城之黃岩一日
會親朋列飲酒數行取平生文藁悉付煨燼爾
後服道衣戴華陽巾握青藜杖風晨月夕往來

乎委羽洞天諸子以籃輿侍其後真有司馬子
微之風忽有客謂先生曰世方爭奮以求舉公
今獲舉而退避求舉者固可罪也避舉者非要
名乎先生答曰人而無行與禽獸奚若律身治
己直分內事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
被舉者非人類歟是啓其鄉原之賊也吾且不
忍沾一己之爵命以蠹天下之風俗何要名為
客慙謝而退於戲賢矣哉
元豐二年塵忝一

第經遊宦塗見賢士大夫稱道先生不脫口被
謫此來猶幸親炙亦奚憾焉然先生高節足繼
孺子瓘之不肖深有媿於仲舉先生不以瓘卑
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耶政和癸巳
黃岩隱士左緯經臣哀詩訪瓘于寶城方丈語
及大略經臣勉瓘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
公輔遽以即世告瓘發緘慟絕亟起為之書謹
授介紹俾藏之泮宮以詔來者作傳

杜孝子傳

蘇軾

台之黃岩有至孝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苟
惟信義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狷獨不良
於誼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
則呵逐笞擊而後已日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
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
絕夕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村之山下徒跣
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於胛

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迭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葺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遺去日一飲不葷暮夜狼虎之迹交於廬側誼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洙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於他山為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誼邑人數千迹誼所為以詣郡郡為上聞天子下詔書獎慰賜帛粟予

謂父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薄乃有孝悌之舉人始知勸而克厲近世孝悌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於下為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藜焉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跌不還時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為念不為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為而怠焉爾不若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舉之

使為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向有所信而取
正焉越俗浮於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誼
生於今世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然趨就此行
故非教之習之之至者矣非掌於世尚以沽榮
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親親者教自誼始余
得實於台人故為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石壑

淳熙七年春正月黃岩支汝續踵門拜且泣曰

吾邦不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棄
世晚學後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
葬諸臨海明化鄉梅溪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
和尉黃岩辱狀其行而幽堂之銘願竊有請予
嘗與先生同塲屋識先生望之儼然若不可親
即之溫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聞先
生學日進德日崇而縱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
予友也每趨郡輒為予言與先生遊處狀予方

將拏舟造焉而先生亡矣茲銘也何敢辭然自
揆不肖言不足以傳後彰之者晦之重為先生
累則又不敢當既而季和數見徵於是叙而銘
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曾祖議祖爽世居
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羅公
適厚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徙黃岩先生
幼有高識十四入郡庠淳固修整輩行敬畏事
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免喪猶自傷不忍

娶者十餘年朋友強四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
偕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顯國有司爭獻諛策問
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天下大勢未足以為
中興者五識者聽之然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
所守以求合郡延克學正以禮法率諸生邑大
夫故提舉王公然故待制陳公橐尤愛重之政
事多所咨決尉令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
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貽之公得論喜盡卻賀者

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公敬受焉 上嗣位之初詔四方上封事先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不采即削藁不以示人尋有 旨加恩舉人五到省年及者與獄祠先生適應格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其間言嶽廟冗錄無用雖不達可躬蹈之耶因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迹田里不復至城府郡侯尤公表聞其名特遣書致慕用意先生年

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革敕諸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子泣進藥即自力起坐神氣瑩徹目光炯然手納藥未竟曰吾往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先生娶陳氏子男四弗如弗為弗君弗思弗思蚤卒女三章化鵬年述年如璋孫男女十有一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不事緣飾服食器用專取朴素事無細大必誠必敬卧必登牀而後脫巾

旦則巾而後起終日危坐不欹側口無戲言不
祠神佛獨嚴其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
以拜不焚紙幣不事陰陽吉凶之說師慕洛學
讀書不治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
窓壁朝夕對以自警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
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
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嘆不容
口家甚貧授徒為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以濟

人之急其於族姪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婿之女
凡六人天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憫惻輒解衣遺
之不問姓名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為憂邑長
有好事者援洛人獻地於邵康節先生之說欲
率錢為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以歸之
先生皆笑不願晚歲諸子始葺居同與屋統數
間而先以為過其欲名其房佚我嘗曰君子
為善欲無愧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故平生潛

德絕口不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見於外
粥粥若無能者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寧無過
晚而自覺其庶矣乎吾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
終身汝宜念之季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
窮居海嶠非有師承之自薰陶漸染之助而德
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其亦可
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 銘曰天之生民厥
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

先視彼窓壁無非格言處已接人有權有度我
躬則否我心則豫既壽且康聲問日隆謂天難
知而報亦豐梅溪之原先生之寤過者歛容千
載無替

方山隱士杜君壙誌

趙師夏

君杜氏名知仁字仁仲台州黃岩人也曾祖誼
祖舜卿皆不仕父春當仕不仕名其燕遊之地
曰樊川鄉人謂樊翁者是也母商氏徐氏君徐

出也以錫類恩封太孺人娶阮氏繼戴氏四子
長曰思睿先君一年亡次思大思永思兼皆業
進士三女嫁從事郎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
鹽場管押袋鹽林仲謙進士徐津王賓男孫曰
石孫野孫田孫女孫賀生於紹興庚辰卒於嘉
定庚辰其日五月癸巳也有詩文十五卷訂禮
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哀次以是歲十二月
庚申葬於東輿之原樊翁有二子皆以文行名

於鄉君其季也君少有俊才為舉子文操筆即
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足以為
能乃克意於詩彫鏤鍛鍊不奇不已可以有隨
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為學於是即六經語
孟之言考論一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
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
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
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

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君數試於鄉比皆不中乃
大業科舉絕意榮進時方壯年人驚其決蓋將
以求其志也自是刺字不出於鄉閭足跡不至
於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見人有
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劍佩之顯印則趨而辟
而讓道於樵降色言於寡弱施鈞敵之禮於後
生自號曰方山交民示已志也予與君共學友
也知予莫若君知君莫若予君疾且病予亟往

救則已屬續矣悲夫乃書其導壘之旌曰有宋
方山隱士衆咸曰宜退而為之誄曰君學足以
有為才足以行之致命委順不競于時無喪無
得謂之有德匪德其德以居其則故曰有宋隱
士百世以無惑思大等泣拜曰子既命之矣請
勒諸壙

草廬先生墓誌銘

葉適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翥字叔和黃岩縣人事父

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里
懽如也其行既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
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
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汲炊不蚤熟踞
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
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
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
一日筆數牘緘題竟就床若將寐者視之已

卒其為士者無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
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
其為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
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之音也
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曷
不視此乎自孟子為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
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况一鄉哉
按周官鄉即國也黃岩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

公旦君與預焉一鄉卿也閔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即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噫昔追隨五十年近離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

奄重泉矢詞如忘徒泫然

大田先生墓銘

吳子良

王德父既沒余為叙其遺文十五卷將葬其子勸復以銘為請嘻叙且銘是歐陽氏施之聖俞子羨隣幾者余何敢僭而於義何可辭余二十五六聞德父之賢耳熱蓋水心葉公之高弟樂淨立公之重客貧窳陳公之畏友也他日會之貧窳所樸厚嚴重色正而氣和不以余晚出辱

交焉自是歲必一再詣詣必盡日留听其言出入經傳百家上下古今數千載勘訂東都南渡諸儒精粗異同領挈珠貫海湧而嶽立也間出所著一讀恍眩不可知再讀驚喜而猶疑三四讀乃始疑焉會谿焉通吻膏舌腹淪淡肌髓蓋其思也告故其入愈奧其見也獨故其出愈竒嘻是真水心所謂蘇明允之流也是時德父有重脰疾一室黯黯纔丈餘家具左右逼塞若悶

悶不能出氣而德父終歲處之安然余亦盡日對之欣然也值其疾少間偕行田間倚枯藜傍流水且笑且歌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茅舍傍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安往亦若喜動顏色者德父好語勞之恩意敵朋儕而獨以見達官為耻以對俗子為無味以入城市為不得已以非義之獲為泥為滓自試禮部歸即謝舉門不入郡博士倚以糾郡庠故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

就太守縣大夫願見之不可得遠近宿儒新俊
聞風慕重不但稱學正以其居大田又稱之曰
大田王先生云嘻何必蘇明允龐德公之流耶
然德父雖閉關每側然有憂當世意而慨然談
當世事真公之在建安藉余寄聲德父德父因
貽書勉以救時宜學孔子不止學孟子李公既
相素厚德父者也德父疾已侵藁數千言規正
之及公不及私何必龐德公魯仲連之流耶余

不足以知之矣德父名象祖家世著臨海祖衛
文學行義有名孝宗朝為校書郎父應之豪邁
博習遍交乾淳諸老贈承議郎妻陳氏男勉勤
勤女長適李宗次先卒孫男五歿於嘉熙三年
四月晦年七十六葬於淳祐元年 月 日墓
在重暉鄉三坑山銘曰夜光出屋天不我廬連
城幾何人不我玉雖不我玉不獻不哭亦不刑
我足全而歸之賁林谷

竹邨居士林君墓碑

陳耆卿

君名師黠字詠道其先曲阜人五世祖廣之卒
天台縣稅官依郡城以處彬曾祖也公江制司
差使黻祖也修職郎信父也君孝友孚達廣學
而告成少所從多有道師儒壯所交多有道未
遇鄉相跨郡所接識多海內名勝居家所振贍
多境外旅窮好客如饒耽士如醉而尤嗜書傳
扶竒斲眇近購遠求家已卷數千猶典衣抄傳

恐晚丹鉛勘點蠅頭螯然至遇古帖秘文斷刻
墜簡不啻虞簫振耳商彝奪目積之久亦餘千
卷焉篆隸尤留心以張謙中虞仲房為法虞號
君嫡授簡俾代已書每扁榜熒熒必君也夫士
剽盜漁獵以聚書為贅疣弗之好矣或心好而
力不能聚諉曰窮至字書不待達以工而聽其
委落曰淺事淺事拙何病然則鄴侯永逝而陽
水輩真不起矣如君聚人所難聚而工人所不

工非愛古博雅能然哉金夫人行實媿君空嫁
奩助之奉親餘則以觴客姑久疾舅幾喪明親
煖藥膈食以供不解衣三載舅姑曰活我無以
報願汝生好兒長壽爾表民自幼即鄉學受父
母督程其愛古博雅信好兒而所儲書益富獨
嘗用愈書又以水多散亡併失富寥寥也故君
死以甲戌七月十八日金夫人死以戊子二月
十七日至乙未臘月八日始克合于浮崗祖壠

之側蓋君七十五金又加五焉其長壽信夫孫
曰錫疇銘曰 吾觀近世藏書之家多燬於火
而君復圮於水也或曰至寶難久聚有是哉雖
然其外可圮也其中不可泮也

四朝布衣竹邨林君墓表

吳子良

篋窆先生既銘詠道林君子表民復請余表其
墓余謝曰銘具矣不滅矣雖表奚加焉表民請
弗置曰所以傳載吾父豈嫌乎多余無以答則

為摘其可表者三君生事薄萊田不足支豐歲
然酷嗜書質衣貨家具購書至幾千卷名帖亦
數千卷每一卷入手喜津津校讎考訂忘日夜
可謂貧而富於書君卧窮巷聲援絕然師友皆
名輩勝流王公卿月虞公似良李公庚徐公似
道錢公象祖謝公深甫張公布商公飛卿丁公
可徐公大受林公憲桑公世昌君陪從於鄉邦
者也陳公傳良樓公鑰張公孝伯萬公鍾龔公

順正王公厚之鞏公豐真公德秀楊公長孺君
承接於他邦者也可謂約而廣於交君屢試屢
跌以老然不自憂而憂人憂龍舒吳臬長樂王
作古括陳百朋會稽潘方謫台州君館置其家
接歲踰時經紀之後皆成名去可謂困而勇於
誼然則世之非貧非約非困而棄書棄交棄誼
者曷不視君乎是三者可表已而又有二焉夫
身貧則子宜裕不然書為無益矣身約則子宜

泰不然交為無益矣身困則子宜亨不然誼為
無益矣君一子表民也其貧其約其困復似君
而不悔書書益多不悔交交益密不悔誼誼益
虔然則世之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身不能以
書以交以誼必其子者又曷不視君乎君名師
點字詠道臨海人自號竹邨居士死年七十五
葬浮江所謂詩文數鉅帙藏于家他行能若世
出若死葬月日見銘中

赤城集卷之十六終

赤城集卷之十七

赤城集卷之十七

赤城集卷之十七

赤城集卷之十七

赤城集卷之十七

赤城集卷之十七

赤城集卷之十七

委羽居士集序

黃裳

赤城之南有左氏子焉不出仕常以詩自適慕
王維杜甫之遺風甚嚴而有法自言每以意理
趣觀古今詩莫能出此三字然考子之詩旁以
意明物不以物繫其意覽者宛轉而思之卒歸
乎所賦使人意虛而志遠此亦得詩之要者耶
然而援甫之詩離三字以指其體未能遂屈吾

論故為之說曰意者理之所寓趣者志之所向
大抵詩人之作感物以明志運才而遣意四者
相須而後備特其所好者異其所造者有深淺
遠近爾由是而之焉乃各有趣其為趣也或之
乎雅正平淡優游高遠或之乎清新俊逸豪華
險恠各不同也然而尚理與意物為之感才為
之用不役於才不累於物以人意抱天理其為
詩曰來自夷曠感忽之間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與三代風雅頌並列而同奏此其至也才出人
性之良能使之有約以文至理其為詩也孰禦
不然恃才以造意超中正傲平淡以作險恠現
奇之語咀嚼少味終不足以經世惟杜甫蕪歎
體似乎有道者然而精爽神妙氣艷三者修真
之士資以為道而乃冥搜旁想散與萬物相逐
於無窮與物同盡借使得名於世不過一詩人
爾可勝惜哉吾聞天上有白玉京之境黃老之

有道者常游乎其間仙籍焉子歸而求之上能
奔送絕塵立乎萬物之表下而有感所謂古今
詩人百家之體子當肆筆而兼得之患弗為爾
區區三字不足以為子道

左經臣工於詩而黃公序語乃專取存三守一
之事以為當學而謂盡力於詩者為不足道也
經臣聞是幡然將改所習昔所留意悉棄弗吝
捨枝葉而趨本根亦豈道家之所獨貴乎聞而

隨喜因題其後政和癸巳夏延平陳瓘書于丹
立寶城之南

余抵丹立之二年左經臣携黃公序見訪嘗為
跋其後今又兩年矣復持以相示余讀經臣詩
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
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
逝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序所謂使人意
虛而志遠非溢言也政和乙未三月廿八日延

平陳瓘題

觀黃公之序則知經臣之詩六義之雋也余謫居臨海黃岩丞盛元叙錄經臣所為詩數十百章示余覽之不釋於手及披黃福州序因書其後乙未三月廿五日山陰石公弼題

泰山孫伯野嘗見經臣避寇古律詩擊節稱嘆曰此非今人之詩也若置之杜集中孰能辨別余謂非辟寇諸詩為然大抵句法皆與少陵抗

衡如會姪一大篇自天寶以後不聞此作矣橫塘許景衡云

豈非方岩王公文集序

吳子良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司諫抗疏請明正憲典并陳自強郭僕竄嶺外伸雪故大府丞呂祖儉承務郎干進布衣呂祖泰之寃而褒其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弄

誤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復生亡幾何趙彥
通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胄之專故相汝愚之
死咎實自彥通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
路聞而勸止之弗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
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
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彥通邪使彥通再入臣
為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改他職是蹈侂
胄前轍渴言路塗聖聰廢臺諫紀綱餌臣以好

官而塞之口甚惡焉願求去退又杜門上書
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論公越職奪
一官罷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內矣後起家為
郡守部使者會柳冠寇猖獗毒連江湖招捕久無
功當路稍釋憾召權工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
公奮不辭難勉戎帥忠義白吉守懦謾厚賊之
降附離賊之腹心李元礪羅世傳尋授首江西
湖南次第平民家頌戶祝之然忌讒復起坐廢

踰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奇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耶自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淳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息諛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為浩歎者也公之子疇集遺文十卷屬余序余讀之明白夷暢絕類其曾襟詩尤圖受曠遠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雪巢小集序

尤袤

余友林憲景思吳興人年少時卓犖有大志賀叅政子忱奇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與田數百斛謝不取賀既亡挈其孥居蕭寺屢瀕於餓而不悔讀書著文不改其樂頃嘗隨賀使虜同

行中後有鼎貴者會赴大比試來都城因游西
湖上新貴人於馬上覘識之使人傳言請見亟
遁去其操守如此獨喜哦詩初不鍛鍊而落筆
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
燈深樹中汲水延晚花推窓數新竹中夜鶯鶯
喧誰家海舡上唐人之精於詩者不是過一時
名流皆願交之若徐敷立芮國噐莫子及毛平
仲相與為莫逆其後諸公彫喪畧盡君亦連蹇

不偶至無屋可居無田可耕其貧益甚其志益
固而其詩益工嗚呼士患無才而有才者困窮
類若此豈發造化之秘天殆惡此耶抑嘗謂富
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
天之所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可得固宜
然則才者寔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
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曉也君所居室名曰雪巢
嘗屬余記之故其詩若干篇自號雪巢小集云

雪巢集後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允
廷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
似唐人信矣廷之之論也然至如群花飛盡楊
花飛揚花飛盡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
詩人準繩之外其遯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
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
廷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寤至謂豈發造

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得
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
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
何用靳此又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唁
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
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
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
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

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
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
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
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
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
貶死滕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
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黃蔡之誅黃秦
不見其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則

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
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
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
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
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
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
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
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餗王蔡同其

達而子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
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
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為
橫民又與不欲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
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
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延之過也余舉
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必欲專享詩人所
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

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余問之

石屏詩集前序

樓鑰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
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
得其趣誰能好之黃岩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
適號東臯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
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病矣而子甚
幼詩遂無傳乎為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

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
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
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丘名士
俱從之游講明白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
詩益進一日携大編訪余且言吾以此傳父業
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荅之曰夫
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
玉溪生言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予

之言顧何足為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
勃顯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
各造新弄廣陵上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
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
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此東臯子其不
死矣

石屏集後序

吳子良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

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搜說
凡可資以為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
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鉅浸靈洞珍
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恠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
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唱酬論
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勲庸之傑或表
著郡邑之英或山林里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
遺凡以詩為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

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參於俗豪傑而不
役於麤閎放而不流於滂古澹而不死於枯工
巧而不露於斷聞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
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
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
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
今者博邪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邪豈非其
磨礪於師友者熟邪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

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
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群絕侶對燭影為
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
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
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葉適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
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

親領游揚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
關互暢厥義大宏無留蘊焉竊惟數十年士之
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
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
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
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
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
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摠括疑聚枝

源派本則非博於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
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勾萌
榮動春花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
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
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
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
旋於互暢交聞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
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

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余之言為揭

題陳壽老文集後

葉適

建安中徐應陳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
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
下雖嚴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
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為古
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
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

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群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為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為文綿涉既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綿經勻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唐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為易得趨舍一心之信否臧百年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桑澤卿莫菴詩集序

陳亮

余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為妍卓犖為傑黃魯直

論長短句以為抑揚頓挫能搖動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夫桑澤卿來客西湖為詩數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者可謂用工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數十戰方為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為酷似其舅一戰而勝彼亦畧似之終非其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兵法既盡乎骨肉之間有晉則

行人將議其慘矣

曾使君新詞序

謝伋

臨海使君南豐曾侯惇字燮父以故相孫習知臺閣上為文辭年踰二十當全盛時官中都諸公貴人一口稱薦王邸戚里名勝豪俠莫不願交而燮父亦善與人交笑言霍靡各適其意名聲一日滿京師酒酣耳熱遺簪墜珥之前滑稽放肆之詞播在樂府下至流傳平康諸曲皆習

歌之以是樂府尤著蓋識其小者輕千金重然
諾夸承平公子之豪而見其大者英妙卓絕可
繼門戶鍾鼎之盛此故父異時之作也及政和
末肄業大學同舍生多能語此後十四年故父
丞大府及丞大宗正相遇行在所叙中外契明
年同出尚書省見其文詞日益多而樂府傳者
少時中外多故雖官曹令休及室無私恩意皇
暇乎朋友燕集之事及十三年歲在丙寅故

父米守臨海四方無事婁豐養其民教
以禮樂老者安而少者懷矣於是少日之所
自樂而與斯民共樂之變歎息愁恨之音為樂
職中和之作合樂府五十一轉而上聞則安靜
平易無煩苛迫急辨治於談笑之間殆將於此
乎政小而行遠則高下抑揚曲折變化人情物
態莫不周知雖異世識其人矣既秩滿去郡門
生故吏相與哀次屬黃卷長刻諸板將傳之又

屬役為序役應之曰曾侯知我不能度曲嘗觴
我顧其侍兒誦蘇東坡前後赤壁賦曰聽此
文也畢之何敢序侯詞則又合詞來嘗曰是亦
侯之心也固辭不獲故序其自所見聞者如上
蘇東坡續集序 吳子良

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脉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
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
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
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
無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唱
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
探伊洛沉涵淵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
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

鬱而峯峻嶒戶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而冠冕雍
容其竒也非恠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踈
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場
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
晚見之驚詫起立為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
卷篋窓初集若干卷以為學游謝而文晁張也
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
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葉

公既沒篋窓之文遂歸然為世宗蓋其統緒正
而氣脉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
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呂公病其然思會融之故
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
妙卓特侷天地之竒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
壽老一見亦奮躍策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
統緒正而氣脉厚者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
篋窓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其囑篋窓者囑予

也情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簣窓初集既以鉞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鉞之豫章使天統緒氣脉之傳來者尚有考也

赤城志序

陳耆卿

圖謀之傳尚矣今地隴萬里縣不登萬戶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為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更數百守而闕亡以詔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與有守四人嘗厲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襄

唐公仲友李公蕪類鞅掌不克就最後黃公蒞辱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焉會黃去匆匆僅就未備也東其橐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摠推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囑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既具余為誌沿革詰異同劑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

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
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析之
於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識典
章非直為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
同是州也非可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有
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慨述吏道以為有司簿書
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謀
非不急之尤者耶然而莫與於圖謀莫潔於簿

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今公之為政
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井井
矣而於君子所急者尤惓惓焉用能以半載之
間紉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
襲成四人之厯嗟夫此豈以其時執書成者時
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
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謀
為然天下事皆然

赤城集卷之十七終

其志已曰... 赤城集卷之十七終

赤城集卷之十八

赤城續志序

吳子良

台為郡餘千年赤城志猶未就卒就於前太守
齊公碩其未就者何見聞狹而亡以證事蹟散
而難於聚也其卒就者何來訪於士友屬筆於
簞窻有以證易於聚矣今其書凡例以義起去
取以法定著善別流品因事列篇什按是非於
故實感得失於世變寓勸戒於微辭實閎教化

何止證之聚之也哉雖然證之聚之愈詳無害也而一時采訪未免豪髮之遺宜續書志以網系目廢牒墜翰無所系難悉錄雖不錄又不欲棄宜續書今太守王公挺廣齊公之政百緒厲翼若浚河復經界以便民修學闢貢園以使士最要者也前者幸有繼後者期有考宜續書於是教授姜君容條畫以屬東魯林表民逢吉總書之為八卷俾子良參訂焉門類率與本志協

所證所聚愈詳矣而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使讀赤城志者詮評流品而思勸其行紬咀篇什而思暢其才睹是非而開漫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勸戒而審趨舍詎小補哉夫然後取是編而續之見其步驟前作殫智苦心謂皆無補不可也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

其文赤城三志序

王象祖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耆鄉凡例嚴辨去取精

確諸小序凜凜乎馬班書志之遺筆莫可尚矣
其友林君表民與修焉而林君又為續志紹定
己丑郡陷於水倉使寶謨仙遊葉公再造有邦
復俾為三志博雅考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
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就未十載而
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城
築建立不畧乎予謂作當問可否非贅非略之
嫌也今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

之史歟大水以災書城邢城楚丘以存亡書新
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
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不可遺也三之
何害又問人物有志今天下之母育於吾邦之
相門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于京師過我猶
書况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論定嗟夫水之方作
咸謂郡無前聞爾有老父指暗壁浸宇示子孫
曰慶曆五年有此矣已而儒生考載記搜碑刻

惟蘇君夢齡新城記得於倅聽壁之刊碑書城
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字畫有考則老
父之暗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可憾焉
傳春秋者謂其不祥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
考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曆必復之責屬之外
臺當時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絳又為
之守今一人任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
志則後之恨今必甚於今之恨昔也林若又立

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遺意皆郡國
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趙必愿

恭惟國家上接三代以仁造邦凡顛連鯨寡無
告之民恤養涵囿載在令甲咨爾守令宣上德
意乃奉行不虞視簿書獄訟財賦之外漫不加
省惟我先祖忠定公將漕江西創院養濟廬租
設廬可利永久充文簡公繼之不替舊規用加

惠於一道元祐黃大史之孫監丞君實家于洪其守丹嶠乃倣斯制度地城南為贍養之所又撥在官之田籍其數以須奏報所以為民慮至悉也嗣是不能世守給復者不辨請蠲者不遍因循曩災籍蕩無有紹定癸巳朝廷不以必急不肖守藩于此實惟我先忠定公之舊治視政之始按養濟之籍名存實亡暇日與同寮趙君體要閱視其處則敗屋數楹壁垣不備因念承

之牧養幸前人規置尚可討理不待更創乃核見存之租增撥入之田在存有宇給用有器經今圖後以待其久既為條列錢弊又命所司別藏其副雖不敢自謂詳密然推而行之或庶幾焉雖然必慮之來適繼水旱補苴罅漏日有不給而又守此未暮易戍而去故他欲廣聖朝仁厚之意以續我先忠定公之遺患者多不暇講而於此僅舉而未備後之有志於民者儻不以

人而廢其政則必怠拜賜宏矣事難成而易壞
大抵然也况於天民無告者哉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陳公輔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若所見為詳且確也
余在都城聞賊攻台所賴以無事者滕子勤爾
初未以為然及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
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歸于滕公是知不安矣
嗚呼時方無難賢才隱於難知欲觀賢才之實

必在有難之時疾風勁草歲寒松柏誠言非虛
語初賊起青溪二浙方驚子勤以為攻守計寅
夕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
未知其果何如常羗群寇已破仙居水陸夾進
逼于城下太守且奔矣軍民皆解體其他官吏
皇皇莫知所向子勤獨奮然曰今日之事吾誓
不與賊俱生獨其家人輩不使聞變而擾申戒
諸門有出城者斬之官吏始不敢動群情稍安

願効死以守城凡圍十日不得逞而退子勤更益其備罄倉廩府庫以犒軍士凡所經畫皆觀時之宜身任其責無纖芥自嫌其忠誠所激如是後四十日賊復至民知子勤之可倚也捍禦愈堅賊徒數千擁衆而登城上皆鼓譟矢石如雨賊兵多被害遂退保招延去城四十里不敢進洎王師擒渠魁餘黨殄滅台州卒完微子勤吾知一州無噍類矣朝廷叙功京秩且患三衢

經破蕩思得人以贊治令錄州事將行民惜其去願借留不可咸謂功多賞輕未足以稱而子勤處之恬然乃曰臣事君無迹於天地間吾之遇賊以死守者義所當為豈有意功賞哉由是益知子勤之賢為不可及何以言之國家承平既久州縣玩不知備一旦變起如錢塘之火賊唾手取之自淙望風遁去殆百數輩責其死守者幾何人哉及賊已平或因入成事或既迹而

還迺更較計功績規求國恩人人有徼倖之望
是誠何心哉二者子勤皆所不為果不謂之賢
乎子勤名家子少喜學問余初識之於台聽其
言詳其趨操日已知其不凡決謂其能立事今
茲果然余憂居廢筆硯於子勤行不可無言亦
慮夫世人不能知子勤事詳且確也以台人所
親見者錄而序之庶以識別

滕侯守台頌并序

李昌齡

自古以孤城弱旅抗暴悍之師而全名高節輝
于天下者幾何人哉必皆信以先之謀以定之
而後勇以決之蓋非信不足以撫民而用其命
非謀不足以揆事而制其機非勇不足以守死
而克其敵故參成而後可以圖濟歲在宣和盜
發睦鄙天下平治既久民惟耒耜之知不識金
革吏唯文法之守不習戰爭勢焰所熾聲震甚
遠大將望氛氣而棄甲牧守聽音響而委城故

盜得以狂奔叫呶不偶一矢之禦而攻取所至無留難者時旁郡群不逞之人亦因其聲以相轉誘屯聚攻剽吳越涕然於是睦歛杭處衢婺六州悉陷於賊唯天台介六州之間於盜甚偏而獨以全何恃而然哉守之得人而已其人則睢陽滕侯也當是時候非被長吏之命為守禦計然一版曹位甚卑不足以使衆乃能全郡於盜所甚偏必將有以矣聞之台人曰侯慨然興

嘆謂報國唯有赤心家人撼以危言撫劍逐之又為書屬其兄以後事信足以孚於衆也誘鄉兵得三千人分城排為十三寨部列有次號令甚嚴謀之滅矣寇至圍城數周火光燭天呼震林木衆皆服戰膽掉不敢下視侯擐甲冒矢石躬自率之士氣始振擗然有鬪志賊乃斂衆而去暨賊再來必欲拔城衝鎬之交侯遂以死囚屍諸城上且厲聲徧呼曰渠師屍矣衆響應之

盜皆失色未及馳去侯以一矢斃其帥於是大
潰旬日王師繼來盜是以殲台是以全當是時
非侯之勇足以濟其謀而用其信台何恃而不
拔也台人又言盜之未潰皆自相驚以為有神
人金甲而身數丈者執弧矢以令諸城上茲實
天之佑侯也已夫用武之世家習鈴略人便弓
矢熟於戰爭能致其死與使人之致死則易時
當和平家豐益人安富貴能致其死與使人之

致死誠難而侯乃能之高牙大燾縣前賞後刑其
使衆則易秩不足以寄重權不足以用威其使
衆誠難而侯乃能之則侯之功前於古而莫擬
疇於今而莫倫矣惜朝廷之賞猶未足以稱其
功也若圖其勞登而用之謀諸帷幄寄以疆場
使盡行其志則侯之徒足以全天台也哉予聞
侯之先曰章敏公左右國家克勲績今其保世
之人實濟厥美天且昌而大之使弼有宋苟將

大之其在侯矣台人像侯之形紀侯之功以刻
諸石俾流于遠且使其世勿忘侯德載瞻載嘉
頌以贊焉頌曰
赫赫王靈登二被于九州
彼寇維何
有詭其謀
哀鞠兇頑
傲我吳楚
肆厥螳斧
民之玩治
弗能勝兵
寇極其虛
遂墮六城
豈無斯侯
不用其則
豈無乘戎

小人棄其律且曰彼台且都
曰在寇之宅
無競維人
冠莫我即
非莫我即
莫我克
人謂伊何
有侯之勝
台以明信靖謀
夏是圖是勤
勇以決之
孰余敢陵
彼昏卒狂
再干大戮
斃之一矢
駭禽奔鹿
王師嗣來
盡磔蜚蝮
天台之全
吳楚以康
維侯之功
與勞于王
誰以勝侯

達于旒綴

登而用之

以畢其智

無俾封植

獨于台人

俾乃勲德

均我有民

頌言不誣

敢告司鈞

送通判黃城中舍序

陳襄

台州慶曆五年夏六月大水死者數千人適遭周謝之政二公弗協天災致旣荼毒生民老幼怨咨無所寧息已而元侯受命作牧侯來為貳小人間之且憂且寧有來勉侯曰元侯有材而賢侯好義而直重剛相乘其勢必爭今台民未寧侯惟念茲庶政惟和時乃生民侯曰然既至左右元侯侯先不疑辦事曲直不撓於氣不形於色無所不歷肺膽而陳之元侯既信無所不以虛受之二公同心庶幾大和百姓康寧元侯曰吾無以為德尚賴侯侯曰某也惟公之德無曠厥官夙夜不忘終始惟一為可觀也已若元侯者可謂敏而不失其賢若侯者可謂和而不

賢侯好義而直重剛相乘其勢必爭今台民未寧侯惟念茲庶政惟和時乃生民侯曰然既至左右元侯侯先不疑辦事曲直不撓於氣不形於色無所不歷肺膽而陳之元侯既信無所不以虛受之二公同心庶幾大和百姓康寧元侯曰吾無以為德尚賴侯侯曰某也惟公之德無曠厥官夙夜不忘終始惟一為可觀也已若元侯者可謂敏而不失其賢若侯者可謂和而不

誣其道者也嗚呼彼之事君者何獨不然下焉者好己之勝人上焉者惡人之勝己材相似則爭位相近則陵和之不復可知矣使宰相以至百官和於朝百姓和於國萬物和於野至和之氣盈於天地唐虞之世矣夫某目二侯之德因有所感為侯序之以送其行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陳耆卿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為宣之

寧國主簿是行也邦之大夫士樂而賀之走獨以為歎宣言曰邦人知公耶公問學如禹治水政制度如周公畫井田制賦落筆為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慶操斧少已負聲望入太學名流異待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汨汨以老諸凡友公研席者或已為公相師公方冊者多已為卿大夫公獨栖遲故山董董妻子養寒月半簾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

坐何尤哉寧國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為
公弔奚其賀雖然吾為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為
我平心而聽之天靳才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
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瞑眩一世者
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
而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柰
何邑小則便閑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眺之
亭前跡往事豈無恠恠竒竒為公獻者邪勾稽
視一主簿秩已為浼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
見如三月兮况三歲別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王然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二月乙酉朔宣教郎知
台州黃岩縣管勾勸農公事兼監鹽監王然謹
以清酌之奠敬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天台之
南鴈蕩之北有古東甌薄于海濱地廣齒蕃多

士攸集惟聖祠學序禮義所存往被冠攘延藝
盪盡然效官之始首議營建爰即故址改卜新
宮寒暑載離一新廟室柱石磐鞏簷牙翬飛輪
奐有觀華侈中度庶幾乎揭虔安靈昭示無極
消吉告成祇遷貌像以先聖先師爰暨十哲奉
安于位仰冀威神俯垂鑒格尚饗

勸諭文

陳襄

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

能敬其元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
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耻
鄉閭有禮歲時定禮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
親戚相救借貸錢穀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
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相訟無以惡陵善無
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耕者遜畔
地有界畔不相侵凌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
挈則為禮義之俗矣

黃岩勸學文

王然

萬物散殊於天地之間其生不同其類甚衆而不能知道則物而已矣惟人受才於天地之中為萬物之靈故可以知道若夫不知道則非才之罪也不學之過也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且道不可以他求也所以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也是故其學之也有先後其既學也有始終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楊子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此學之先後也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學之始終也古者之學耕且養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則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此黃岩古東甌素號多士昨

者廟學野于兵火遂使承學之徒無所依止無
所聽讀然受命作邑爰自到官首建鄉校遷于
舊址今殿堂告成齋舍漸就亦可以招延士類
修舉庠序之風矣比已擇請職事在學欲取新
歲肇開講席以來生徒竊慮鄉士在遠有所未
知故述斯文更加勸諭非勉之不至也切冀見
聞咸悉此意毋忽

仙居勸學文

陳襄

咨汝邑父老夫人之為善莫善於讀書為孝然
後而知禮義孝悌之教故一子為學則父母有
養一弟為學則兄弟有愛一家為學則宗族和
睦一鄉為學則閭里康寧一邑為學則風俗美
厚其間雖有惡人將變而為善矣今天子三年
一選士雖是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苟有文學必
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繇役麻屨子
孫豈不為盛事哉予自到任以來居嘗憫尔邑

民不識為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隣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爭財競利為事以致身冒刑憲鞭撻流血而不知止予甚哀焉柰何奉行天子詔條不可私恕每刑一人若傷膚髮而汝邑民不知予心迺相扇熾搆訟成獄自以為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與汝斷蔽略不能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之樂於此也蓋不知讀書為善之故也前年曾有文書告諭汝鄉

氏令遣子弟入學于今二年矣何其無人也古者十室之邑尚有忠信者况今百里之邑良民之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瓌茂朴美之器可使為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為學真可惜也今汝父老歸告而子弟速令來學予其擇明師而教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即去汝父老亟其聽予言

台州壽台樓記

葉棠

台在天為泰階主風雨時又魁下而色齊主君
臣和而晉志司命主壽獨屬上台何歟夫天生
物必壽物生不壽匪天亡之人實戕之紹定二
年秋九月丁卯大水壞台州城殺人民踰二萬
先一年予守台八月當大比吾邑士聞城中會
日夜暴雨溪潦漲怒海潮角之濤波衝撞濺沫
女堞城岌岌有聲予身帥吏卒築闔室竇迄以
免禍居無何朝家不以棠不佞即郡畀常平使

者節去數月而水竟作城竟破嗚呼痛哉大抵
有物斯有數短長什百智者莫齊焉一旦無少
長貴賤皆以水誘之數可乎予時在越得變告
疾馳來發倉捐緡竊用便宜既而有旨俾兼佩
故印凡厥控籲君相惻焉天人交孚晨奏夕報
賑公錢三十六萬貫米斛十萬而民始蘇復盼
緡錢二十萬米萬斛而城廼新初水之破城也
入自括蒼門予塞之作樓七間据城上做黃樓

以壓水夷邦人聚觀見謂雄麗或言城南有樓
丞相趙忠定公所繇建摘興公賦語名為神秀
山川宜之今西樓宜何名予謂此州上應台宿
三台之象鼎足闡闡天台大山窟宅仙佛即上
台主壽用壽台名吾樓庶幾壽吾民宜乎他日
會僚佐落樓之成客有誦活人為勞者予謹謝
之曰棠不佞今日之事幸而集皆吾君吾相之
賜棠特同諸君具文書毋庸貪天功重謝之曰

棠犇走四方久於台獨若有宿緣去復還者五
年然董能止水患於先莫能弭大蓄於後可愧
也已猶幸使指蒞所部獲與飢溺相周旋不爾
詎無章簡元公來棠也何敢覲前哲萬分雖然
尚有以諗諸君凡民宅生於刺史縣令民生藉
哉同其瘡痍時其渴飢天下莫不壽奚獨台民
壽不然推其膚露其脂殘掾其元氣民夭矣非
吾命樓之意也抑豈上台之心哉客曰敬聞命

寫以為壽台樓記城成瀆當書有今代鉅筆在

書不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蘇東坡

六矣非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
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
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
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持書問
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嶺徒行路
宿僵卧瘴霧薰面僵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

